紅樓真夢/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九回　紅香圃舞蝶邀詩　赤霞宮離鸞引夢

下一回▶

話說大觀園中眾姐妹在紅香圃起牡丹社，剛好有異蝶飛來，李紋斟了酒供他，便飛集杯中注飲。湘雲祝那仙蝶不要飛去，好替他留個小照，大家看那蝴蝶果然落在玉杯之上，紋絲不動。

都道老道真解得人意。惜春也甚驚奇，連忙命入畫往櫳翠庵去取畫箋畫具。入畫去了半晌方回，那蝴蝶依然不動。惜春便就案上研黃調墨，對著他仔細描寫，好一會方有了稿子，尚在潤色。寶釵走過來細看那畫中蝴蝶，與真蝶宛然逼肖，連那翅上斑紋以及左翅損痕，也都皴染出來，笑道：「四妹妹畫法真可謂通靈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這仙蝶不輕易到人家去的，他所到的地方必是風雅人家，居然還瞧得起咱們，也是緣法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咱們那配說風雅呢？他是專為求藕榭寫照來的，連咱們也叨了光了。」又笑向蝴蝶道：「老道有靈，還不謝謝四姑娘麼？」那蝴蝶好像聽見似的，飛向惜春身上繞了兩繞，又向他點了點頭，翩然飛起，一霎眼間已飛至廊外。眾人隨蹤追去，直到牡丹叢中飛舞一回，忽然不見。都道這真是蝶仙了，他來替咱們湊趣的。湘雲迫著惜春將那幅畫箋補了紅黃紫三色牡丹，成個小琴條，暫且釘在粉壁，這才大家做起詩來。

約有一頓飯工夫，寶釵、岫煙、李紋、李綺四人的詩，俱已脫稿，又各修飾一番，方交與惜春。卻不見湘雲寶琴二人，寶釵忙出去尋他們。走至太湖石畔，瞧見那一叢紅

剪絨旁邊飛了無數的蝴蝶，有深綠的，有粉白金黃的，也有斑斕五彩的，繞著花叢翻飛不定。寶琴湘雲正舉起羅袖來回追撲，直入花陰深處，那衣袖翩躚，也似一雙彩蝶。寶釵不覺看得呆了，靠著一塊山石上凝神癡立。李紋等得不耐煩，又走出來尋寶釵，瞧見他們三人癡憨之態，笑道：「人說做戲是瘋子，看戲是傻子，這一對瘋子，一個傻子，倒湊在一塊兒來了。」他們三人聽了，方才覺悟，也不禁自笑。湘雲強笑道：「誰是瘋子？誰是傻子？你們裝假道學，一步不亂走的，才是真傻子呢！」李紋道：「傻不傻、瘋不瘋且不必說，你們做的詩在那裡？」湘雲想起，忙拉寶釵同去寫詩，寶釵道：「我早交了。」於是，湘雲寶琴同進軒中，把已做的幾句寫出，又連續湊成，也交與惜春譽寫。

寶釵見詩已齊了，忙叫鶯兒去請李紈。鶯兒到了稻香村，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李嬸娘正在那裡談些舊事，說得非常高興，李紈不敢就走。

這裡眾人久候無聊，都在圃外花間散步遊玩。此時夕陽欲下，照到各色牡丹，都添出一種滲金的光彩，更見絢麗。又有漫空的柳絮，一團一團的飛起飛落。湘雲把柳絮捉住，聚成一個大圓球隨風撒去，映著斜陽成了淡紅顏色。寶釵和紋綺姐妹走過橋外，看了一回藤花。邢岫煙折了幾枝碧桃、海棠、鸞枝，叫鶯兒編成花球，留給蕙哥兒做玩意。湘雲忽然想起那幅畫兒，說道：「咱們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趁空兒把題畫詩做了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天也快黑了，若各人都做一首，那裡來得及，只可聯兩首絕句罷。」湘雲道：「絕句不如短篇七古有趣。」眾人一面玩一面想著，想得了兩句，就說與湘雲，好在他都能記得。

只一會兒工夫，便湊成了八句。漸漸的燕子爭飛，重簾生暝，李紈才走過來。惜春等不及，早已回去做晚課，那詩卻譽完了。

寶琴從案上取來，送給李紈評閱。李紈看是：

紅香圃春日宴集分詠各色牡丹

白牡丹　　蘅蕪君

露華拂檻雪偎廊，任是無情也斷腸。富貴勝人饒本色，風流絕代謝濃妝。

影回瓊圃春俱淨，夢到瑤台月亦香。絕憶玉妃攜手處，水晶簾畔舞霓裳。

黃牡丹　　雲槎歸客

流鶯喚起夢惺忪，羅障沉香隔幾重。酣酒影分鵝錦膩，薰衣痕沁蠟燈濃。

注檀好稱金為屋，堆蜜還疑玉作峰。始信姚家春色貴，尋常未許近游峰。

紫牡丹　蘭舊隱

當筵乞得紫雲偏，姬姹疑逢蕊府仙。學舞漸愁瓊作雨，臨汝誰道玉成煙。

嘶騮城陌香初滿，宿燕簾櫳夢正圓。商量寧王邀笛賞，沈香亭北待傳箋。

綠牡丹　枕霞舊友

春波染出錦成堆，依約鬟雲曉鏡開。一色姣媌扶嫩葉，半妝丰韻壓新苔。

量珠聲價論金谷，結綺風光寫玉台。吟賞好供鸚鵡盞，玉妃含笑入簾來。

黑牡丹　檻梅逸友

誰蘸龍賓寫舊叢，憐渠守黑傲千紅。好春若有文章思，絕豔偏高黯淡風。

潑雨重簾香旖旎，堆煙曲檻影朦朧。折枝付與西園客，一片烏雲落眼中。

紅牡丹　蘅谷居士

粉鏡妝成大小喬，東風消息引紅簫。一生鵑夢濃難醒，半面猩屏淡更嬌。

仙鼎煉砂延麗景，宮衣翻酒惹春潮。胭脂縱買應羞畫，忍遣芳情委地銷。

李紈看罷，笑道：「這詩各有擅長，題目也不相同，如何能強分甲乙。」湘雲道：「今兒可難倒社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既然推你評定，若只模稜了事，大家可不依的。」李紈道：「依我說幾首詩都是好的，就中取其作意，還是蘅蕪第一，檻梅次之，蘅谷又次之，其餘都是仲伯之間，也無須再評了。」湘雲道：「薛邢兩首妙有寓意，且見身分，當然得推他居上，這評定的也很公允。」李紋道：「我做的原不好，倒是小薛那首頗見工力，未免抱屈。」寶琴道：「我只顧刻畫『黃』字，究竟不免堆砌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聯句那首雖不見好，也是一時興會，索性就請枕霞題在畫上罷。」湘雲道：「這時候我可看不見，怎麼寫呢？」寶釵忙命丫頭們掌上燈來，又將那張畫從壁上取下，催湘雲補題。少時題就，大家看是：

綺窗敞晝飄紅雨，（蘅）蝶仙注酒酣春舞。

（槎）蘭杯浮馥沾彩毫，密語留仙仙不去。

（霞）此中栩栩留春魂。（蘭）衣香三繞仙無言。（谷）背花翩躚向何許？肯傍尋常桃李園。

（檻）底下尚有年月題款。李紈道：「這首短古，雖是急就的，倒還別緻。」寶釵道：「題畫詩都不過如此，這就算好的了。」眾人又坐了一會，紋綺姐妹便同李紈往稻香村。邢岫煙問知薛姨媽已先回去，也同湘雲寶琴至寶釵處閒談。

此時，賈蕙正在燈下溫習功課，忙將書放下，上前見禮。

寶琴道：「姐姐管孩子也管得太緊了，白天念了一整天，這時候還不放他玩玩去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是我管他呢，他下了學也不肯放下書本，將來要成個書呆子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也要帶著他玩玩，就拿今天說，大家都在那裡看花，為什麼不帶他去？也叫他活潑活潑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話也不錯，若帶了他去，只怕鬧得慌，大家都做不成詩了。」邢岫煙又問薛蝌的場作給賈政看了，如何說法？寶釵道：「老爺看了，只說是可中。其實場中得失，文章只佔四成，那六成全看福命呢。」又說些閒話，丫頭們方擺上晚飯，湘雲、岫煙、寶琴同吃了。

散坐一回，正在評論那牡丹詩，王夫人打發繡鸞來，問蕙哥兒明天學裡請假了沒有？賈蕙道：「剛才臨下學已向師父回明了。若是回來得早，我還到學裡去呢。」繡鸞聽了，

自去回王夫人的話。岫煙問明天有什麼事？寶釵道：「明兒是北靜王太妃的生日，王妃帶信來說是要見蕙兒，只可我帶他去一趟。

「湘雲道：「太太和大太太去不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太太因為大老爺沒官做，什麼事都不高興。太太和兩位大嫂子本來都要去的。」寶琴知寶釵明天有事，便要先回去，岫煙湘雲也就散了。

次日，尤氏打扮好了，換上品服，一早就過這邊來。先至李紈處坐了一會，便同往上房。王夫人見他們來了，又打發人來催寶釵。寶釵雖未受誥命，卻是賈蘭請的賜封，平時本不肯穿，此次因王夫人再三吩咐，也只得穿了。又替蕙哥兒換了衣服，方趕到王夫人上房。婆媳四人分乘了四輛朱輪綠幃後檔車，小廝們捎著轅子，錢榮、李貴等騎上馬，前引後隨，車塵絡繹，一路向北靜王府而來。到了府內儀門，王夫人等便要下車。王妃預先吩咐太監們，命將賈府車輛一直引至後宅門，由小太監領著王夫人等至垂花門前，另有宮女領至內殿。

少時，便見北靜王妃金裝繡服出來，邀他們至耳房裡坐，王夫人等先請安道喜，又命賈蕙拜見。王妃拉著他的手，含笑道：「簡直就像銜玉的哥兒，我們王爺很惦記你，趁今兒見見罷。」又向王夫人道：「王爺和他父親也是有特別緣分，至今提起來，心裡還著實難過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那孩子沒福氣受王爺的栽培。」說著，不由得眼圈兒紅了。一時又要上去給太妃拜壽，王妃先上去回了，然後帶王夫人等至太妃寢殿，太妃已在殿上等候。王夫人請坐下受禮，太妃再三不肯，說道：「我們忝在世交，一拘禮倒見外了，都免了罷。」王夫人仍舊領著眾人拜了。太妃瞧見賈蕙，也笑道：「這孩子真聰明，和他父親是一模子。」問了幾歲，又問念什麼書叫？賈蕙都答應了。太妃笑道：「別看人兒小，念的書倒不少，將來未可限量呢。」又叫宮女們拿糖果給他吃，一面讓王夫人等就坐。王夫人、尤氏在下面一溜椅子上坐了，李紈寶釵和賈蕙仍舊侍立。太妃誇贊了賈政賈蘭一番，又向尤氏略問范陽任上的情形，尤氏道：「這一向地方上倒很平靜，都是托太妃的福庇。」太妃笑道：「咱們這幾家勳舊，祖上都共過患難。如今還要數你們府上，在京在外都能替皇上家出力，別家可就難說了！」

正說著，小太監進來回道：「王爺叫請賈蕙。」寶釵忙叫蕙哥兒跟著他去，走過幾層院子，才到內書房。那裡是小小的三間精室，裝修陳設十分精緻，院中也有些花木山石。北靜王正在炕上坐著，賈蕙進去請了安，又磕頭道喜。北靜王忙叫小太監扶起，命他在一旁坐下，問知已入家學讀書，甚為欣慰。

又問道：「你念《左傳》，對那春秋的時局如何看法？」賈蕙道：「春秋的時代，各諸侯只知爭權奪利，究竟也保不長。所以孔子揭出『尊王』二字，勸他們省悟。我只可惜齊桓、晉文，既知要尊王，為什麼只借個虛名，圖暫時的霸業？傳到子孫，倒被手下權臣把國篡了。若果真盡心竭力將東周扶持起來，周天子也好了，他們的勢力也保住了，豈不是永久的霸業麼？」

北靜王大喜道：「想不到這點年紀，居然大有見識。」此時，東面窗子上正照滿了太陽，便出了「紅日滿窗」四字，命他對。

賈蕙對的是「青雲得路」。北靜王更喜道：「你父親那樣天才，我深望他替國家作個柱石之臣，不料僅得一第，就出家去了。

你總要努力讀書，勉承先業，將來功名不在你哥哥以下。」賈蕙答應兩聲「是」，又謝王爺的厚意，竟能周旋中矩，宛如成人。

長史拿了一大沓子名帖進來，回道：「各位大人老爺們謝王爺賜宴。」北靜王吩咐給他們道乏，又吩咐道：「這賈蕙就在這裡跟我吃罷。」少時，午飯擺上，賈蕙陪北靜王同吃，吃罷又問了好些話，又道：「你父親在家的時候，常到我這裡來的。你大了，也可以常來走走，這裡很有講究文章學問的人呢。

「坐了一會，又命小太監領他到外客廳聽戲。賈蕙道：「我祖母和母親都在裡頭等著，他們等久了，要著急呢。」北靜王點點頭，從身上解下一個漢玉佩件，說道：「給你帶回去玩罷。「一面叫小太監好生送他到裡頭去。賈蕙謝了北靜王，回至內殿，王夫人等坐席已畢，便帶他坐車同回。在車上拿出漢玉佩件給寶釵看，原來雕的是一匹天馬，正合上賈蕙的屬相，也算恰巧的了。

過了幾天，會試榜發，賈蘭和各總裁入朝覆命。皇上見進呈各卷，全取的是和平中正之作，聖心甚喜，各獎勵了幾句。

榜中頗多知名之士，薛蝌也中了一百二十二名進士，只因殿試朝考俱取在中等，仍用了主事，分在戶部。雖然還是六品前程，可是薛家世代業商，從沒有中過兩榜的，也算破天荒的盛事了。

他家下各商號伙友仍湊了份子，公送一班小戲，其中腳色戲碼，全是薛蟠預先掂對的。薛姨媽和寶釵寶琴商量，遍請了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李嬸娘、王舅太太和尤氏、李紈、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諸人，只探春惜春辭了。那天，薛姨媽甚為高興，說道：「蝌兒只想個正途功名，總算被他巴望到了。」尤氏道：

「到底文的功名吃香，若在家鄉，還要豎旗竿掛匾呢。」李嬸娘笑道：「我聽人說財神和文昌，不大到一處去的，姨太太這兩年把財神爺重新請了回來，文昌帝君也看出這裡是好地方，跟著也來拜會，這有多麼難得喲！」邢岫煙對王夫人仍舊稱呼太太，只稱呼李紈不得不改口叫太師母，李紈未免侷促不安。

到晚上讓坐安席，邢夫人王夫人等坐了一席。那席上尤氏湘雲定要推李紈上坐，說道：「今兒誰也不敢僭你的坐，別說太師母，就是師母也沒有坐在底下的道理。」湘雲道：「原是該太師母坐的，我們都沾得太師母的光，若老師不把蝌二爺中了，那有這麼好戲聽呢？」大家笑了一陣，李紈沒法只可坐下。大家一面吃著，一面看那燈戲，都看住了。

王夫人卻因身子不快，坐到半席先回。寶釵因惦記蕙哥兒，也跟著回來。到了怡紅院，見蕙哥兒正和秋紋碧痕搶十開玩，便說道：「晚上玩玩也好，盡著念，要念出病來呢。」蕙哥兒放下牌，跟寶釵進了裡屋，寶釵和他說起二舅舅中了進士，在家裡傳戲請客。蕙哥兒笑道：「中個散進士算得什麼？」鶯兒笑道：「哥兒口氣真不小，將來要中狀元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小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功名的事誰能拿得穩呢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便催蕙哥兒去睡，一面叫鶯兒服侍卸妝。那時才交初夏，夜間尚覺微涼，寶釵卸妝完了，又叫鶯兒放下卷窗，自己又研了一爐篆香，方收拾就寢。

剛到枕上，便見黛玉笑吟吟的站在牀前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們真會玩，又是看花燈，又是賞牡丹。你們撇了我，以為我不會知道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倒想邀你的，也得你能來喲！」黛玉笑道：「我若來了，可真成了『林姑娘鬧鬼』，你們這園子也別想再住了。」寶釵聽得也笑了，又問道：「妹妹就是為這話來的麼？可還有什麼正經事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猜猜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多半又是接我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算你猜對了，我們老爺子假期快滿了，過兩天就要帶家眷往天都去。

老太太叫我請你去，大家再聚一聚。你寶兄弟因為珠大哥也要走，托你把大嫂子帶

來，好叫他們夫妻見見面，你可別忘了。

「寶釵笑道：「單是你寶哥哥的主意呢，還是和老太太商量過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真是一句話也不讓人，立時就要找回來，這話老太太也知道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今兒來不及了，明天晚上我帶了他來，你也不用接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回去可得多住個三兩天，大嫂子又是初次去，你索性回明了太太，省得他們大驚小怪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話很對，上回帶了雲兒去，沒和四妹妹先說，就叫他埋怨得不了。俗語說得好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』，我算是經驗過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的話也說完了，咱們明天見罷。」只覺燈光一閃，寶釵如夢方醒，自己又盤算了一回，重又就睡，按下不表。

卻說黛玉回至赤霞宮，賈母早已睡了，鴛鴦尚在念米佛，聽黛玉從窗外走過，便隔窗低聲問道：「二奶奶有事麼？」黛玉走進屋內，將面見寶釵，約定明晚將李紈帶來，都向鴛鴦說了。又道：「老太太很惦記這件事，明兒早起你先替回了罷。

「說罷，就扶著侍女一路回留春院，晴雯紫鵑出迎。黛玉問道：「二爺呢？」晴雯道：「剛才還在我們屋裡說話哪。」黛玉入室更衣，晴雯便將鏡台展開，紫鵑倒了一杯茶來，黛玉道：「我這頭今兒可該篦篦了。」於是，紫鵑替黛玉慢慢的篦，晴雯在旁服侍，說些閒話。紫鵑道：「姑娘見了寶姑娘麼，他們多咱來？」黛玉道：「說是明兒晚上。」晴雯道：「二爺今兒就忙開了，要收拾那幾間上房，給珠大爺和大奶奶住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他總是這脾氣，聽見風聲就是雨，人家來不來還沒准，可忙得是什[illegible]麼。」[illegible]

說著，總不見寶玉，黛玉忍不住，便說道：「你們誰到那屋瞧瞧去罷，別又一個人和衣睡著了，看受了涼。」晴雯去了一會，便回來道：「那屋找到了，那有二爺的影子，許是到湘春館找芳官去了？」紫鵑道：「不能啊！他知道姑娘回來，那有倒走出去的？」晴雯道：「那可上那裡去了呢？」一時紫鵑替篦完了頭，挽個慵妝髻，黛玉站起道：「別理他，你們替我鋪炕罷。」晴雯上去鋪炕，那炕上繡羅連珠帳子忽然凸起來，把晴雯的頭罩住，晴雯嚇了一跳，喊道：「這裡有鬼了！」寶玉撲嗤的一笑，從帳後跳將出來道：「你們把整個的人丟了也不管。」黛玉嗤的一聲，笑道：「你這人，真叫人又可恨，又可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為什麼恨我，昨兒吃虧了罷。」黛玉啐了一口！晴雯將炕鋪好，大家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寶玉黛玉起來，紫鵑替黛玉梳頭，寶玉歪在一邊看著。

說道：「妹妹的眉毛似蹙非蹙的，天然就像遠山，今兒賞我畫一畫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不要麼！畫糟了又得洗半天，有什麼好玩的！」寶玉拿著眉筆，勾著鏡子就要自己畫，黛玉忙一手搶過筆來。嗔道：「這算什麼？」正鬧著，侍女們回道：「二奶奶來了。」

剛要叫請，鳳姐已走了進來，見了寶玉，咋咋嘴道：「這時候才起來，還在這裡看梳頭呢。姑太太都來了半天了，叫我來尋你們的。」黛玉不好意思，說道：「鳳姐姐，你也這麼沒正經，等你那天起晚了，我也堵你去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噯喲喲！我有什麼怕你的，要堵被窩敞開來。咱們別說廢話啦，我也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老太太叫我找你來，說要給珠大嫂子好好的預備兩間住宅。還有明兒給姑老爺姑太太餞行，叫咱們想點熱鬧玩意，揀他兩位老人家愛吃的想幾樣好菜。那司棋是服侍二姑娘慣了的，老太太要連潘又安留下，叫你和警幻商量，別叫他說閒話。這幾件你瞧著辦罷，我說完了也干我的去，不在這裡攪你們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了這一大套有多麼乾脆，我們真學不來。你替我先回老太太罷，珠大嫂子的住房，昨兒收拾好了，就是我們原先住的那幾間。潘又安的事，等我見了警幻就和他說。只有明兒怎麼想法子熱鬧，我一點也沒有稿子，等一會閒了，大家想想罷。」一時鳳姐先走了。寶玉等黛玉梳洗更衣，也同至賈母處。賈母正看鴛鴦珊瑚歸著衣裳，鳳姐陪著賈夫人說話。賈夫人瞧見寶玉，便說道：「我聽說你們都要送了去，大遠的何必白跑一趟。將來你有事總要去的，那時候再同著黛兒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借著送姑爹姑媽，到那裡逛逛去。我也要到司文院應應卯，不然太不像話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寶玉，你姑爹姑媽這麼疼你，眼看要走了，你怎麼盡點孝心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一個月頭裡就想到了，姑爹姑媽吃的穿的用的都不短什麼，只有想個新鮮玩意，叫兩位老人家樂一樂，明兒老太太就見著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姑爹那脾氣，不喜歡那些玩意，你還不知道麼。到底你預備的是什麼？」寶玉道：

「我想來想去沒有好題目，只可把姑爹生前的宦跡，後來的神功，編成整套曲子，名做《璇源集慶》，叫芳官藕官領頭，挑了十二個侍女，教演了這些日子，如今也都演熟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倒難為你想得到，姑老爺一定喜歡的，可是這裡那有唱戲的地方？」寶玉道：「昨兒在園子裡看了，只有涵萬閣和結霞山館兩處。還寬綽合用。那結霞山館套過去，有個梨雪軒，就著那暖閣就是個很好的戲台。」賈母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在結霞山館罷，從我這裡去也近便，省得坐船了。」黛玉指指寶玉道：「你瞞得我好！剛才鳳姐姐那麼問我，你也不哼一聲兒，這會子又說一個月前頭就預備下了。到底什麼時候鬼鬼祟祟乾的？我連影子也不知道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本想臨時才露出來，叫你們希罕希罕的。若不是老太太再三追問我，我還不說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寶兄弟真是刁鑽

古怪機靈鬼兒，有這個心思，為什麼不用在正經大事上呢？」寶玉笑道：

「什麼呢正經大事，我看都如同看戲一樣。」少時，迎春尤二姐也來了，大家陪著賈母吃過飯，寶黛二人便同至結霞山館，看著侍女們佈置。原來那結霞山館是半山上一個坐落。從玉帶橋過去，經山洞曲折上行，度過一帶游廊都是順著山勢蓋的，一步一層拾級而上，直到盡處便是山館，正可俯瞰園中全景。寶黛二人商量，即在那正廳擺席，正面是賈母和林公夫婦的席，以下也是每人一席，俱用紫檀鑲玉的幾榻。賈珠諸人的席，另擺在一間曲室。那梨雪軒也是曲室之一，暖閣上橫楣立柱，全用鮮花紮彩，五色繽紛。閣下另安排了鏤金幾榻，左邊另有小書閣，正好做賈珠湘蓮諸人的坐位，等到佈置好了，天已向晚。賈母打發人來尋二爺二奶奶，寶黛二人答應了，隨即同[illegible]往。[illegible]

賈母正等著擺飯，寶玉向來另桌果食，此時也擺在一起，不知何意。只聽賈母笑道：「今兒我也有個玩意給寶玉瞧瞧。「及至上了圓桌，卻是一張新制的，也瞧不出什麼新奇。一時碗碟擺齊，那桌子中心忽然轉動起來，各人面前放一個攢心盒子，等轉到了，檢可吃的自己夾下，放在盒裡。盒底另注暖水，放了菜常是熱的。寶玉笑道：「這法子很巧，是老太太出的樣子麼？」賈母只微笑不言。黛玉道：「不是鳳姐姐，就是鴛鴦姐姐，沒有第三個人。」迎春道：「只怕還是鳳姐姐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偏不是的，前兒老太太想出樣子來，叫鴛鴦姐姐傳給他們照著做的。頭一回做得不對，老太太還親自教給他，後來才做對了。」眾人只是不信。尤二姐微笑道：「這個人你們猜不著的。」黛玉再三追問，鳳姐方說出實話。原來尤三姐陪賈母鬥牌，輸的太多了，賈母不肯收他的，因此做了這張桌子送與賈母。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三姐兒模樣也好，我只聽說他會耍劍，倒不知他有這樣巧心思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桌子雖好，我可用不著。」大家看他面前盒子裡，仍放著各色果食。鳳姐故意發狠道：「誰都像寶兄弟這樣矯情，我今兒若不叫你開了葷，也枉稱鳳辣子了。」說著，便站起來夾了一片鹿脯，送到寶玉嘴邊，寶玉左躲右閃，只不肯吃。鳳姐笑道：「誰叫你說便宜話呢。」正鬧著，鴛鴦回道：「有遠客來了。」不知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